



咄咄錄

三冊

三河挫敗

咄咄道人編

五年乙卯鄂撫胡林翼疏言古今平賊之畧必以據上游形勢斷賊糧為先通籌吳楚之全策必以武漢得乎設立重鎮屹然不可動搖乃會合江西內湖一軍以水師之全力制賊而下游紅單巨艦亦得并力以扼賊吭蓋甲子戰勝之畧決於此矣明年丙辰武漢克復乃悉力以圖九江踰年戊午平之遂建議東征江楚各留兵

五千防潯陽以得勝之師水陸東下陸師渡江先皖北
而後及江南水師先安慶而後及金陵蓋以九江既復
安慶在所必爭也請於九江設轉運糧臺由安徽巡撫
派員赴行營支應竝陳浙江布政使李績賓忠勇篤誠
可獨當大任應否加銜准其專摺奏事以一事權以免
牽掣得旨報可李績賓加巡撫銜時皖逆踞麻城分
陷黃安圖窺漢陽德安取道北竄績賓自麻城率五營
兵上援既復黃安回勦麻城逆眾宵遁乘勝出城
太湖適皖撫李孟羣師潰廬州上諭績賓改道赴援

續賓以太湖赴廬凡數百里緩不及事且恐太湖賊北
竄腹背受敵遂決計取太湖飭副將朱希廣等分路抵
八月十五日克之冬軍進復潛山石牌桐城舒城
逆眾走三河死守三河鎮水陸衝途廬州要害也時續
賓弟績宜駐軍鄂渚都興阿率馬隊攻安慶翼長多隆
阿自總埠副將鮑超自團山趨集賢關續賓自克桐城
後令總兵趙克彰率六營守之又以謝永祐守舒城於
是所部僅五千人九月二十八日抵三河十月初二日
破賊九壘三河賊渠吳定規告急於金陵會陳逆玉成

李逆秀成新敗北帥兵陳逆自巢縣急趨金牛鎮白石
山包三河之後以斷官軍歸路又塞舒城以遏援兵初
九日黎明續賓開仗破玉成寨追過金牛曉風習習中
間人馬聲而濠路一望無際蓋賊繞出官軍之後矣迨
續賓折回陣已自亂李逆繼至躡之副將劉神山參將
彭友勝游擊胡廷槐鄒延年杜廷光先後戰死續賓傳
令軍中嚴守牆壘無何各壘皆破或勸續賓突圍出圍
再振續賓曰軍興九年皆以退走損國威長寇之吾
當縱橫血戰有不願從死者請各為計諸將士曰某

等願從君死日暮賊攻益急續賓開壁馳擊殺賊百人
夜二鼓乃躍馬入賊陣死之文武官弁從死者數千人
若即補道孫守信運同丁銳義何裕何忠賤直隸州董
容方同知曾國華知縣王揆一楊德閻從九品李續藝
張溥萬尤其著也於是皖省幾同異域矣然而上游勦
辦之策後來東南用兵機畧自是而定所謂釜底抽薪
拔其毒根濃血自盡扼其咽喉血脈皆奔也
咄咄道人曰是役也湖南精銳幾盡矣文忠深痛之遵
旨墨經從戎以救其敗嘗云兵事以攻城為下策三

河之敗廸菴固非不知兵者一分於彭湖再分於蘄黃
三分於桐城四分於舒城所帶之勇亦攻堅之餘創殘
之遺耳其忠心義氣可感其分防分守之苦心亦可憐
又云假令廸菴得桐城後分兵守集賢關而自行守桐
舒之交歛兵養氣以待賊之來援先以最弱一營委令
嘗賊賊必驟勝而驕我兵亦以戒慎而懼然後併力圖
之乃為勝算不待賊之來而輕進以瀕於危又顧慮後
路之虛而一分再分是以敗也實則分留之營聞前軍
挫敗不戰自潰究無絲毫之益嗚乎忠武之忠苦苦心

至今如見即文忠之忠義苦心亦如遇之楮墨

賊陷杭州

軍興以來兩浙得久為完善之區者在於遠守歙寧丙辰丁巳間賊勢猖獗獨浙晏然以提督鄧紹良幫辦皖南軍務力扼其衝也自紹良灣沚敗死寧國既陷涇復失守浙之藩籬撤矣先是石逆自江右闌入衢州土匪因之蠭起龍游金華相繼失守遂由金入處後官軍雲集漸次收復而浙亂始此庚申正月初二日李逆自蕪湖趨南陵過青弋江經寧國高橋走水東寧國官軍方備城守而李逆轉由水東環城而過兩日兩夜直達廣

德州陷之以其黨陳坤書陳炳文守自與譚紹光陸順
德吳定彩等走四安敗總兵李定泰兵於海溪連陷長
興安吉孝豐遣其黨李世賢攻湖州自以一千二百五
十人走廟西趨武康臬司段光清督兵馳防獨松千秋
等闕而賊由間道晝夜狂奔二月十八夜抵北新闕十
九日黎明直撲武林門巡撫羅遵殿以鹽運使繆梓前
攝金衢嚴道知兵事一切倚之又於協防局外別設守
局委前平慶涇道戒貞專調度支應與繆梓共任守事
以此城中主帥不一號令不行而天大霖雨連旬不止

城上兵民跋涉泥淖中番代無法棲食無地積六七晝
夜辛苦疲斃賊乃於二十七日黎明自宋錢明門故址
穴地轟裂城遂陷遵殿及布政使王友端署鹽運使繆
梓杭嘉湖道葉瑩杭州知府馬昂霄仁和縣知縣李福
謙典史林汝霖均死之在藉辦團前衛水道俞焜罵賊
死前兵部侍郎戴熙與弟諸生煦從容盡節將軍瑞昌
力守內城六日江南遣提督張玉良赴援薄武林門賊
多張旂幟以為疑兵王良怯不敢進李逆全軍以退自
餘杭過臨安行天目山中出孝豐仍趨廣德而玉良兵

遲遲不發也嗣是賊陷東壩蘇常松嘉匝月之間相繼失守而浙江賊營自平望以迄塘西遙相望矣是役也杭州士女死難者纍纍賊退時已三月踰旬大雪咄咄道人曰賊之自蕪湖趨浙也其為地千有餘里其為時又月有餘日而杭州蕩然無備可慨也夫粵逆皆無賴之徒耳當其結夥數十人橫行鄉里一良有司治之足耳自當事粉飾太平以大盜為小盜以小盜為無盜於是攻城掠地之事不旋踵而起然變在一州一邑以天下之大億萬臣民之衆誅之正如摧枯拉朽耳而

議者又創為防堵之說以分其兵力而強賊勢於是近賊省分星羅棋布之村莊都邑驛汎關津皆律心無事環而視之者以數十萬計而此疆彼界漠不相關於是一隅之盜橫行天下取堅城如反掌嗚乎非防也直避之耳非堵也直縱之耳且夫不能勦焉能防不能戰焉能堵吾先有懼之之心而為此苟且自完之計則其心已懦其氣已衰賊不來而虛張聲勢賊來而棄甲曳兵如鳥獸散謀之不臧實法之不肅也江忠毅公陳軍務疏云法者所以馭衆使之出生死而無敢違者也將

不行法是謂無將兵不畏法是謂無兵軍興以來法玩極矣全州以失援陷而赴救不力者相仍道州以棄城陷而望風先逃者接踵馴至岳州預設防師不能為旦夕之守九江厚積兵力不能遏水陸之衝文武以避賊為固然士卒以逃亡為長策皆由畏賊之念重畏法之念輕也夫人情孰不畏死而貪生而軍令必責其舍生而就死者誠以百人決死萬眾莫當一夫倡逃千軍自廢誠使將士知國典之不可倖逃自不得不一心一力以致死於賊將有致死於賊之心而謀自生士有致

死於賊之心而勇自信是所誅戮者不過一二人而所保全者常千萬人也宋仁宗當承平之餘儂智反官軍屢失利攻陷名城無數最後狄青至軍斬逃潰將校二十餘人而軍威始振嘉慶初年三省教匪之變經畧額勒登保平之其言賊遇官兵條條死路惟向前接仗是一生路官兵遇賊條條生路惟向前接仗是一死路故賊常致死於我而我兵轉畏迎其鋒利鈍之機已決於此即如粵逆與官兵接戰每驅新附之賊在前而以死黨監督其後名曰排刀手遇有郤顧輒行擊殺以故

匪黨不得不為之盡力賊之脅眾也以嚴而我之馭眾
也以寬賊之退也必死而進猶可生我之退也可生而
進輒易死其誰不望風先靡而預辦一走也誠欲反怯
而為強則莫如易寬而以猛 皇上執法以馭將帥將
帥奉法以令偏裨偏裨行法以督士卒遇賊潰走藉詞巧避
者有誅臨陣不互相救援者有誅不奉命而遽先撤隊
者有誅堵禦不力致賊竄逸者有誅軍令既嚴士氣自
奮討賊之效庶可計日而待也此誠至計然不舉國若
狂百為拾潘廿年曾不一變其局也桓寬曰不患無法
患無必行之法法不必行所由玩也於是以戰不能以
勦不能而防堵皆有名無實矣

丹陽喪師

己未南帥和春奏參北帥德興阿師久無功乃定江北

軍務改歸和春統轄受薛三元降

三元守江浦以城降改名成良踰年復叛

江南提督李世忠擒斬以徇

克復江浦浦口副帥張國樑復疊克沿

江逆壘九洲州老巢進圍金陵四門定議招降以解散

賊黨意謂尅復金陵在指顧間庚申正月李逆間道陷

廣德州二月陷杭州居五日去集逆黨於建平遣楊輔

清攻高淳東壩陷溧水秣陵關李世賢劉官芳攻溧陽

陷句容李逆自赤山破雄黃鎮官軍大營十餘座其明

日陳逆玉成自潛山至江浦知李逆已薄南岸遂由西
梁渡江趨江甯李逆屯繇化門陳坤書劉官芳屯高橋
門李世賢屯北門楊輔清由秣陵屯南門雨花臺閏三
月初七日分撲大營國樑拒戰賊來益衆時大營分兵
援浙兵力本薄又以軍餉不繼擬每四十五日發一月
之糧兵勇私佈傳單心復攜貳兼之十四日天大雷雨
酷寒一夜之間各營紛紛火起和春國樑前後不能相
救直下丹陽死者三五百人羣逆屯兵三日溧陽宜興
同時失陷賊進逼丹陽國樑開仗大南門血戰敗績躍

馬入丹陽河死李逆收埋寶塔塘國樑初名嘉祥廣東
嘉應州人在粵頗不逞後率所部投誠南甯鎮時頗有
有疑之者廣西巡撫周天爵知其忠勇保護甚至繼隨
向榮轉戰數省所向無敵由偏裨漸升提督幫辦江南
軍務東南半壁倚如長城及其死丹陽遂陷蘇常繼之
和春突圍而出縊死游墅關

咄咄道人曰李逆陷浙以自救也而南帥果分兵援浙
援浙之兵既不時至又不窮追無益於浙而堅城之下
兵力已單李逆合其黨以摧之倉皇失措事有固然矣

胡文忠公言自軍興以來凡官軍所到之處賊必嚴為
之備我軍銳意仰攻礮石所及徒損精銳積日累月壯
氣潛銷悍賊乘之轉致於敗又賊之詭計以堅守綴我
兵力轉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然思逞是我軍之膠滯
一隅而賊乃得以出歿無定又言當偏城攻堅之時如
雀之伺蟬志在於蟬而不知弋人之又伺其後攻堅不
克志懈力疲他賊旁接往往誤事此尤近年通弊可謂
洞悉兵機矣閩丹初觀察敬銘言吾聞江南未敗時和
鄧諸帥錦衣玉食倡優歌舞其廝養皆賤紈綺吃洋烟

莫不有桑中之喜志溺氣惰賊氛一動如以茵受斧然
則固有履危險而不知懼者矣嗚乎言者無罪聞者足
戒彼荒谷孤魂其亦悔是哉獨念副帥殿臣以忠武之
姿而與紈綺豎子同作一邱之貉良可痛耳

賊陷蘇常

丹陽不守賊薄常州提督張玉良自浙折回之軍大小四十餘營又有蘇州援兵皆一闕而散常州遂委為賊有江督何桂清舊駐鎮江自東壩不守攜眷遁華亭自常州不守攜眷遁蘇州蘇人閉門不納而賊已薄無錫張玉良偕宜興守將劉某與賊戰復敗無錫陷蘇州文武官星散其死者巡撫徐有壬署按察使糧道朱鈞候補知縣何承元蘇州府教授張鏡溍也先是江南潰卒沿途擄掠百姓怨之繼而玉良敗入逆眾追蹤至號稱

數十萬城中大亂潰卒應之於是廣東人李文炳何信義周五等獻城降賊賊乃整隊入時四月十三日也玉良以本部由盤山奔杭州杭人不納屯武林門桂清挈眷登火輪船遁入扈瀆同治初解京伏法

咄咄道人曰蘇常力守七年不遭蹂躪者以向帥遮蔽之局未壞也自杭州克復王壯愍以蘇藩擢浙撫何根雲佈置乖方又素與南帥不相能馴致禍敗是時蘇州民與兵仇亦與官仇內訌之勢危在旦夕而當事方於圓妙觀建四十九夜醮場也國將亡聽於神信矣上海

縣舊曰滄瀆本華亭縣地居海之上洋曰華亭海宋時海船輻輳為名上海鎮元始置縣然晉時已有城矣自蘇常不守官民俱以此為桃花源特有夷人耳厥後李

中丞鴻章卒以夷兵剋復太倉崑山吳江江陰各州縣

時蘇州賊渠為譚紹光邵永寬伍貴文汪安均周文佳癸亥冬永寬等殺紹光以城降署其衆二十營仍屯閭胥盤齊四門邵逆竝不薙髮中丞入城於進謁察其狀

叵測駢誅之時二年癸亥十月二十六日也十一月初

二日復無錫金匱踰年甲子攻克常州初常州以咸豐

十年四月初六日未刻失守越四年同日克之併時刻亦符也以夷兵助勦立會防局自蘇撫薛煥始

安廬殄滅

自楊韋相屠之後其肆擾於大江南北者二成也然秀成竄踞杭州之日正玉成殲死皖省之時先是鄂撫胡林翼建議上游勦辦而玉成力爭之遂與捻合庚申十二月糾捻由江浦廬州定遠上犯楚北蓋鄂撫四路進

兵太湖圍師方集故也時玉成率眾數十萬圍多隆阿

金國琛以八千人躡英山踰潛山之天堂橫出冒大雪

亮高築壘策賊師而陳賊聞見之氣奪隨合擊大破之

嗣以即用道曾國荃統領水陸楚軍深溝固壘圍安慶玉成糾捻入蘄水縣假官軍旗幟襲黃州府分陷蘄州

擾麻城上犯武昌復陷德安隨州留悍賊死守自率悍
黨由蘄黃竄宿松圖窺荆襄凡以援安慶也既皆不得
逞乃自潛太將石牌及近鄉糧運入以逆黨葉芸來張
朝爵固守告急金陵洪逆遣秀成部吳定彩黃金愛朱
興隆助之復遣林紹璋楊輔清黃文金吳汝孝偕玉成
守集賢關玉成令其部劉瑄林李四福守自與黃金愛
麴集匪黨由太湖之黃泥港小池驛竄至清河三橋頭
高樓嶺欲結桐城之衆包裏官營後以解安慶圍副都
統多隆阿伏兵擊敗之而集賢關已為提督鮑超所破

賊殲焉玉成與黃金愛回救不及由石牌而上趨宿松
黃梅之賊同至野雞河欲赴湖北德安襄陽一帶招集
醜類以各賊首不從乘夜由六安走廬州楊輔清等亦
阻隔於外安慶糧絕葉芸來等俱死官軍躍入凡在城
內賊不漏一人時辛酉八月朔日也林翼以首謀功加
太子太保是月二十二日薨楚軍進克池州府續克桐
城宿松黃梅蘄州廣濟各州縣壬戌自楚境以及皖南
北郡縣以次盡復四月初十日荊州將軍多隆阿破廬
州玉成竄壽州苗沛霖擒獻磔之

咄咄道人曰安慶為金陵屏障久陷賊中胡文忠公始
復武昌即規取九江九江既復即規取安慶自三河敗
弼公墨經從戎明年自黃州進營上巴河飭部伍謀大舉
會石達開由南贛犯湖南出師分扼是以中沮已而定
四路進兵策曾侍郎循江而下為第一路多都統與鮑
提督攻取潛山太湖為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為第三
路李觀察續宜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為第四路會和
帥師潰蘇常不守曾侍郎授兩江總督攜鮑提督渡江
次祁門經畧徽甯為規復蘇常之本而四路進兵之局又

變然而公未嘗一日忘本謀也彼王成以安慶為家救
之不遺餘力由皖由豫闖鄂腹地州縣城陷者十餘公
屹不為動自英山移營太湖就近部署賊卒以大蹙雖
王成伏誅公不及見而大軍建瓴東下搗穴犁庭蓋操
券於十年以前矣

杭州再陷

辛酉天變屢見夏五月二十六日夜出彗星在北斗尾以漸至柄夜半光至數十丈直射東南幾匝月而沒或曰長星主兵革或曰主帥有變或曰天喪星竊謂此除舊布新象也是秋李逆秀成自江西入浙首陷蘭溪次陷金華湯溪嚴州與逆黨李世賢等會遣世賢攻溫台處自與陸順德及童容海陷紹興諸暨蕭山等郡縣九月由富陽陷餘杭趨鹽嶺鋪至杭州之姑塘時陳業坤踞嚴州李尚揚踞龍游周連得世賢部踞湯溪黃文烈攻

湖州世賢自金華陷溫台處遣其部黃呈忠范汝爵往
攻甯波陷海門廳鎮海縣於是孝豐廣德四安等縣皆
為賊有上接高淳東壩溧陽常州蘇州嘉興下接海鹽
海甯杭州孤立無援廿五日賊前騎至湖墅居民折段
橋賊匿不出守卡官軍誤為賊退凌晨賊大隊猝至賣
魚橋官軍遁賊豎百尺竿於寶石山巔高入雲際上挂
白旗一夜則燃燈其往來南北二山皆五色衣旗幟鮮
明杭州十門晝閉江干遷徙者潰勇士匪乘機竊發投
江死者無算也是時舊布政使林福祥以定武軍守擺

木營提督饒廷選以執勇駐海潮寺總兵文瑞以長右
一軍駐昭慶寺城中則都統傑純布政使麟趾以親軍
及四十九團紳士日夜分巡城上營房六百所巡撫王
有齡登陴督之入夜四圍燈光燭天礮聲柝聲絡繹不
絕賊以此不敢逼初賊由聖因寺一帶將竄往錢塘湧
金二門傑都統以水勇擊退賊被礮傷者不數中宵結
筏潛渡水勇仍復擊回其由武林門環福艮山門者派
弁燒撤沿城房屋以杜盤踞人心恬然十月初二日賊
攻饅頭山叅將王振升營叅將楊金榜援之福祥不出

金榜力戰死振升潰歸樺木營一帶皆為賊踞自此而糧道絕撫轅振威威武二營為金榜振升管帶兵潰半從賊自此而兵勇多通賊饅頭既失饒軍門掣回摯勇城守海潮寺亦歸於賊長右一軍因之宵潰有齒恐昭慶寺又為賊踞焚之自此城外兵勇盡變為賊而離城二十里險要皆棄不守坐令賊踞鳳凰山高築土城與饅頭樺木營海潮寺淨慈寺相接或高瞰城中或直逼城下事大棘矣初六日提督張玉良自上游來援開仗賊大敗中外軍威於以一振遣副將况文榜入城請連

夜移兵出紮聯絡以通餉道或沮之俟明日李廷夜築木城於是內外餉道又絕而十門城濠賊亦徧築土城十八日玉良自江口督隊攻木柵慨然身先中礮十九日殂於是全城氣沮外援皆絕圍城中借捐業捐戶捐飛捐搜括羅掘百無一有紳士請戰饒軍門強諾之是時聞傳京鄉左宗棠提督鮑超統領平江水陸全軍李元度提兵來救麟趾榜諸通衢以安人心然皆不至十一月初十日賊以黃袱裹偽示送城上詞語狂悖有齡竭誠守禦僚屬敬憚不敢萌異志催諸將戰益急諸將

不出方派勇搜民間米刮人衣飾福祥勸有齡棄城走
叱之都轉胡墉自海道運糧至衝圍不得入十三日望
城痛哭去二十八日卯時外城陷文武官怔忡者伏撲
邀者逃險波者逞頑鈍者降而有齡自經於署賊十門
齊進大肆焚掠十二月初一日內城破傑純於延齡門
接戰陣亡將軍瑞昌死之同治元年八月福祥等伏法
咄咄道人曰自蘇常淪陷而安徽湖北江西三省匪徒
聞風復起而響應李逆秀成游奕其間蓋亦欲爭上流
始扼於鮑繼扼於胡終扼於曾
八月李逆走太平蕪湖而進上石埭趨黟縣敗

敗於鮑軍改道著嶺走徽州過屯溪陷婺源常山其
明年辛酉正月由常走玉山廣信河口建昌攻二十
餘日不下竄撫州走宜黃擾漳樹鎮新淦一帶值河水
涸遠渡河趨吉安屯瑞州進擾湖北招義寧武寧興國
大治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魚蒲圻土匪得三十萬人
六月提督鮑由池州駐瑞州湖北巡撫胡出駐金牛寶
安李逆退扼於江督曾大營劉官芳古不得已而入浙
隆賢賴文鴻由洋棧走祁門敗於曾軍
是冬浙江飲血折骸之日正安慶擒渠掃穴之時而湖
南諸軍不以一枝赴援殆文忠所謂軍事之要必有所
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歟然讀遺集策
救吳越嘗致書於江督惻惻言之其曰以勁兵頓堅城
之下而任天下之淪胥以敗此天下之大患也愚見欲

丈以萬餘人并益以霆營六千人援浙且舍安慶不謀
此上策也或以希菴援之或請禮堂援之均能力制悍
賊賊退仍可回皖此中策也以蕭韋六千霆營六千先
後援之有勇無畧大局難振勝負之數尚不可知此下
策也時杭州未陷江督猶以侍郎督師蓋庚申春正月
也至蘇常松嘉失守一則曰宜使次青五千人調入杭
州杭州不失乃平吳之先着杭州即失而扼守衢州造
戰艦以圖恢復亦先務也再則曰昨夜沈思不救吳楚
仍損武惠威名不如儘力一作若急脈緩受大題小做

或恐不濟餉事不怕無錢只怕無人丈毋專取丞相謹
慎為也三則曰此軍須先指平江路以慰吳越殘黎之
心嘗笑崑臣為督而不知粵西為何人所轄根雲為督
而割皖南皖北竝割江北其失機在推諉不肯任事福
元修以皖之撫而割南岸以予浙江又割淮北以予公
路宜其日蹙百里而軍政日非也吳督之任總以恢廓
宏遠為用謙讓未遑奈國事何此三書蓋作於庚申秋
冬間時浙事棘矣而侍郎擢江督兼轄浙江全省軍務
然則不救吳越豈文忠意哉惜乎公遽薨也至於杭州

再陷蓋有三失金蘭為浙東門戶嚴遂為浙西上游門戶其地團丁聯絡聲勢百倍於官兵而張胡諸軍各路騷擾大吏不能節制至使兵民相鬪賊乘而殲之門戶輕棄此一失也蘭溪民團最勇賊憚之辛酉秋李逆自以劫掠與民讐遂至大開賊踵至兵與賊兩面夾攻民團殲焉蘭溪已潰金華繼陷而浙西上游門戶遂不守迨郡縣相繼淪陷賊鋒四集而溫紹財賦之區根本之地既不能明恥教戰以守邊郵復不能使貪使詐牢籠招集以為聲援至使內訌激變根本輕棄此二失也嘉興陷後餉需甚絀專藉甯紹接濟紹興在籍副憲王履謙奉命辦捐抗不批解上游警省撥防兵輒拒不

納云紹郡團練自捐自辦儘足抵禦無煩官兵為也然履謙所募僅游民數百耳九月廿四日賊至蕭山蕭山立破廿九日陸順德自蕭山以六十人入踞之履謙遁郡守廖某死焉王中丞憤甚刺血書白綾曰死不瞑目者王胡雲阻撓大計也湖墅畸人云上游既失中丞以湖州太守廖某權紹郡蓋廖在湖有保障功為浙西良吏廖至議捐十三萬為犒金蘭各軍費胡雲恨之紹人亦忽紳士無一人出見紹人愈詳以為賊之奸細未幾諸暨蕭山戒嚴紹人有與廖所帶八槳船爭者毆殺水勇廖出城彈壓眾并毆之胡雲出曰此父母官也眾乃散而廖已傷脅不起矣八槳船逃至蕭山蕭山已失遂以船降賊賊以六十人破郡城胡雲適廖受傷知事無可為服鴉片死死之是時全省未陷者僅湖州衢州二城耳僻在上下游又受圍未解杭州在賊掌握間此時

惟有扼險一戰莫挫其銳甫能自守乃賊至之始胡筱

初觀察元博請出師大吏意未決或撓之議遂寢城守
之計當令諸軍扼守衝途力爭要隘預籌糧道乃樵木
諸營概行委賊紳士請築甬道通江干又不能用此三
失也三失之後顧能懾服數十百輩之豺虎狐狸力守
六十餘日握節以死斯可愍也亦云壯矣雖然一瞑不
顧其如國家之責望何哉謝枚如書守城輯畧後云
古之用兵者攻心不攻城言戰不言守守必由於戰也
且夫四境破碎矣守省城何為也無論其不可守即使
可守而守土之事遂畢乎然天下有倉卒之時則亦有
倉卒之計意在城而用意不在城用意不在城而有時
用意在城其中亦有法焉則夫孟子所謂天時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置之死地而後生歸於得人心而已
是衆志成城也死守一城吾決其城之不守矣

賊破湖州

湖州受圍自咸豐十年庚申二月始時賊覆甯國陷廣
德直趨湖州圍三日江南援師至圍解賊由埭溪攻杭
州陷之尋復而蘇常繼陷延及嘉興湖防益急未幾揚
逆輔清自宜興溧陽太湖來犯沿城大掠火光燭天刁
斗聲聞數十里會記名道蕭翰慶自石埭來援轉戰賊
境五百里將至湖州馬躡被害所部散入郡城拊而用
之血戰數晝夜賊遁圍復解冬復至南門之峴山副將
劉仁福者故輿臺也自平湖潰遁款於賊率廣勇二千

自昌化來偽為援兵謀入城內應偵得實陽治具款之
而止其兵城外陰簡精卒出令束竹筋於腰為識圍而
盡藏之磔仁福於市竿其頭示賊賊奪氣遁一年之中
解圍者三明年辛酉太湖之洞庭東西山失陷全湖皆
賊有長興既不能守而北路七十二淩港時被擾遂於
大錢口添駐水師聯絡民兵通餉道大小數十戰五月
大股賊踞菱湖鎮七月平望賊竄南潯鎮與石門賊兩
路來犯九月太湖賊犯夾浦洞庭賊犯大錢口皆擊走
之止何杭州陷時四面皆賊烽惟大錢口一線路十二
月二十七日大雪三晝夜冰厚數尺如平地破船膠不
能動同治元年壬戌正月二日賊乘夜犯大錢口遂踞
之自此內外隔絕糧道不通矣然猶登陴堅守六閱月
之久蓋賊屢受湖防之挫相戒勿近攻而湖郡地低掘
隄三尺即見水鰲翻之技無所施又四面環大河雲梯
衝車無所用也有千總熊得勝者於圍城中率領鄉勇
搶米變買迨無可搜括開門延賊城遂陷時五月三日
也

咄咄道人曰湖州趙忠節公以內閣中書在籍團練血

戰三年解圍三次擢福建糧儲道方事之棘也奉廷
寄飭令赴任蓋上甚惜公才欲移其捍衛桑梓之力
以固閩疆公感泣誓死益堅密寄帛書至上海報其叔
炳麟有衆志成城守死善道語蓋公之志素定矣迨城
陷譚逆擁至局公冠帶見曰速殺我毋殺軍民譚曰亦
不殺汝遂被執至蘇凌辱脅降不屈李逆秀成世賢遂
有遣歸之意以漢壽亭侯歸漢為言公叱其擬不於倫
且曰歸我之為知己不如殺我者之尤為知己也癸亥
三月賊自太倉竄歸揚言公將襲蘇譚逆懼詰公曰

通官兵耶曰我本官兵何謂通汝欲獻蘇州耶曰蘇本
大清土地何謂獻耶又曰汝死期至矣則仰天笑曰未
之一年而不得者今何幸耶遂死之嗚乎自粵寇稔亂
以來海內死封疆死職死綏者屢指不能畢數公之死
蓋獨烈矣公長子深彥年十二寓湖南庫大使署聞湖
州失守大慟先忠節一年服毒死僕陸二於公被執自
刎蓋忠義之氣有以漸被之也得勝受檢點偽職忽於
七月內由賊中潛至上海洋涇浜蘇撫李鴻章訪獲之
即於軍前正法梟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亦足伸

國憲而快人心矣

賊破包村

包村屬諸暨縣治辛酉十月諸暨縣城陷包村民包立身倡義集團禦賊遠近挈眷來依者不下十萬人賊屢攻之輒敗誓必滅包村未幾甯波杭州相繼不守同治元年壬戌春三月李逆世賢遂糾嚴州逆陳業坤由富場進攻環數十里為營立身以少勝衆相持數月先是山陰在籍候選道田祥家歡樂村約舉人朱球優貢生李向榮等起義聯絡包村共圖克復出攻尖山臨浦山義橋水陸賊卡寇之進攻蕭山維時紹興逆陸順德方

率萬餘人往會二逆攻包村聞報悉數回援祥以其衆
伏石浦橋其地負山濱江形如乙字水轉峯回相近不
能相見陸逆至縱擊之斃賊無算陸逆以三百騎攀藤
越嶺遁入蕭山祥乘勝圍攻城幾下矣而浙西逆黨麇
集衆寡不敵以次退回陸逆勢振追至石浦橋見殲尸
如山面染草土大哭遂率悍賊十餘萬分東西北潮湧
而來大肆殺掠祥率眷屬奉母洪入包村偕立身多設
方畧又固守二月有餘大小四五十戰殺賊十餘萬人
無何夏旱水涸汲道糧道俱為賊遏闔村男婦舐糠飲

血誓以死守七月朔賊以隧破之立身與妹美英率親
軍潰圍出至馬面山賊追之圍數匝鏖戰立身中砲殞
美英及數人亦自刎立身父建勳母虞及家人俱死祥
奉母洪兄岸生祁并眷屬四十一人闔門自焚祥弟祚
官江南庚申蘇常陷祚領丹徒縣事母書諭之曰爾必
當城存與存若臨難偷生或鎮江無恙而託詞解職皆
非吾子毋入吾門後祚於是年十二月卸縣事請假省
親則包村破判年矣包村之破殉難官紳男女共一萬
四千七十七人蘇撫李鴻章入告其包村特角者一曰

平水山村紳士五品銜何南昌募勇四千與賊持半載
賊環攻之敗而益集以此食盡勇潰南昌被磔平水隸
會稽縣治距包村二十里扼賊之衝實為包村門戶平
水破賊遂築長圍斷汲道以困包村詳禮科給事中周
星譽請卹摺一曰古塘村包村破圍長陳朝雲知難守
退踞成功嶺扼賊竄甯波路旋戰畫堂村山陰附生朱
之琳死之朝雲潰圍脫詳吏科給事中高延祐請卹摺
均得 旨褒獎議卹

咄咄道人曰賊之入紹興也全郡皆陷惟包村與平水

古塘互相特角而山陰歡樂村即倚之出與賊抗以彈
丸之地為十萬餘人託命之區誓死力守屢出奇制勝
賊屍山積論者謂賊之無暇并力溫台者亦由包村有
以牽制之也嗟乎立身家世業農乃逆敵滔天奮身倡
義遮蔽一方雖接斷糧絕能使萬餘人斷脰捐軀無一
人肯少挫其志今之包村古之田橫島也可謂勦勦男
子矣若洪母包女巾幗鬚眉義形於色其在易曰方以
類聚吾觀於斯益信時婺州沈彩霞亦以健婦殺賊間
雖皆賈志身殲名與日月爭光亦何恨乎

越雋擒渠

同治癸亥石達開擒於越雋達開粵西六逆之杰也原籍廣東和平縣住廣西貴縣家富饒幼嘗讀書父昌奎母周均故洪逆假其資十餘萬起事道光二十九年己酉自稱太平天國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壬子夏執出湖南冬竄益陽得民舟數千十二月遂以水賊陷武昌踞一月提督向榮追至石逆苦戰大東門輒敗癸丑正月月初二日下竄金陵既陷遂擾江西五月再陷安慶踞之陷桐城丙辰秋竄湖北洪山時金陵賊自相疑殺石

逆歸韋昌輝復謀殺之逸以所部圍寧國而妻子遂為所殺洪逆殺昌輝以謝石逆復歸既又與洪逆兄仁發仁達不相能奔江西連陷郡縣圍南昌不下丁巳擾福建圍建甯不下其衆殲於圍戊午踞鉛山河口聲稱欲取浙江將軍福興退守廣信按兵不動二月初四日陷廣豐總兵饒廷選擊之退踞離城三十里之洋口竝離上饒十五里之皂頭一帶久之竄衢州陷龍游金華遂陷處州後諸軍雲集又竄福建陷浦城屠之復陷順昌建陽崇安退踞撫建統領平江水陸全軍李元度以書

諭之降不報己未竄回粵邊前後十旗每旗數萬人營二百里連陷崇陽義甯湖南沅彭定泰劉培元千二百人馳往桂陽防範突為賊二萬餘人所包死傷過半賊據郴桂永三郡之民以為賊其民貧而善鬪分竄寶慶武崗又捨祁陽而以大股盡竄邵陽新化武崗其分竄廣東州縣者陸續上竄以綴永衡追師湖南大震然是時湘人連戰於外壯士踐更者踵接肩摩即倦將之棲遲故里者亦不下數百人於是巡撫駱秉章用左京堂宗棠策召發壯士四萬人鄂撫胡林翼復派馬隊水師

及步兵四營以助之大戰於賀家坳石逆張黃蓋迎拒
官軍陣斬偽元帥胡德孝偽統戎陳麗江其東路南路
之賊亦大受懲創合追至白倉大臨橋生擒偽統戎將
軍十餘名石逆氣沮歸廣西走桂林陷慶遠竝擾平樂
思恩河池百色廳泗城府境庚申夏巡撫劉長佑遣前
布政使降補道蔣益澧擊賊畫眉嶺平樂昭平以次肅
清復分途痛勦思恩河池翦除畧盡石逆聞風震恐開
南門遁往武緣縣糾潯州容縣諸匪黨攻圍鬱林州及
北流縣欲由黔入川未果遣黨分竄湖南疊陷綏寧城

步二縣綏寧知縣吳熊與子鑣典史馬恆署城步知縣
安和均死之武崗州新寧縣亦被圍官軍勦辦合趨東
安十月十六日城陷知縣趙榮祺與子燕崇幕客周琅
笙吏目周炳勳訓導蕭國煦死之辛酉春入黔走石阡
攻畢節提督田興恕擊之赤水河敗遂出黔秋入蜀走
綦江踞涪州羊角磧陷黔江踞施南之來鳳扼於官軍
不得出壬戌自施南陷忠州之石柱廳圍涪州十有七
日焚掠重慶府治之木洞村走綦江復入黔之畢節而
繞滇入蜀窺宜賓屏山兩界之橫江時滇匪李永和

短搭周紹勇邱福貴以次殲除石逆孤立無援退踞滇
之東川東川中隔金沙大江西界川南甯遠會理於是
出沒無常大為邊害明年春三月踞越雋屬松林之子
打地該土千戶王應元督四十八寨夷環山圍之遂破
其營金帛馱馬悉為裸夷所得其妻妾五人携子自投
於河而石逆及其長子定忠遂為官軍擒矣石逆時年
三十三歲定忠五歲磔于市領官軍者總兵唐友耕雅
州知府蔡步鐘也友耕雲南人川督曾望顏拔之於滇
匪中是年冬石逆餘黨李惟猷竄廣東連陽山內之五
營坑尾一帶負嵎固守福建按察使張運蘭督兵勦之
追至連州鐵坑擒之石逆兄鎮崙陷常德復陷岳州死
於半壁山鎮崙弟鳳魁甲寅再陷武昌洪逆以不能守
武漢誅之

咄咄道人曰粵逆以楊石為最黠然楊暴而石慈以故
賊爭附之藉與韋逆分顏獨樹一幟幾不可制其陣法
專使弱者挑戰强者乘其後是以戰輒勝其始出也踞
武昌踞安慶蓋欲扼南北之關鍵以窺中原既不得逞
翩然東下急為三窟之謀又不得逞乃出湖南窺巴蜀

此其志豈甘人下哉李汝青觀察方以韋正薛三元視之苟躒掩耳而走矣胡文忠之論石賊也曰愚意賊必一二枝犯常德澧州施南以窺夔以三四枝入辰州北河分出永順以窺酉陽秀山而入涪州則大江之險必失大江之險失則湖北必無安枕之日此異常之大變賊計果逞必於近一年內閉關不出自謀巢穴一年之後乃圖四逞十年二十年之內鄂不得安而關中亦必危矣古今謀吳楚必爭上游蓋取高屋建瓴之勢也千里金陵一日可至王濬楊素之造舟於蜀是也秦之破

楚必先取巴蜀以出扞關賊之志在此鄂之所患亦獨此為大湖南之辰永等府不能阻遏于前而從後尾追是送賊入蜀也文忠此論可謂料敵如神果使逞志天下擾攘傾側有終極乎幸也敗於黔敗於蜀而又扼於湖南北之官軍不敢輕出施南寸步馴且繞滇入蜀擄於夷酋此其顛沛流離文忠亦逆觀之致曾侍郎書云石逆近年好騎牆而為可東可西之計利進鈍退預自為地而亦習知界連三省則疆吏之氣不能貫注觀望推委可乘以求逞耳邊地如人身手足指如耳鼻聳特之

處寒氣中人先受其病石逆之計在此而其中之怯懦則亦可知底蘊矣以君子之心為小人之腹肺肝如見蓋銳氣屢挫為鼠之緣不能為豕之突終於竊賊而已

金陵掃穴

金陵一城延亘百餘里以東西梁山為鎖鑰以蕪湖為屏障而尤以金柱關為關鍵自逆踞金陵布置周密如九洲七里洲中關下關雨花臺紫金山秣陵關江東橋等處類皆築壘如城掘濠如江為堅不可拔之基壬戌夏四月我軍水陸牙纛東下復太平府及蕪湖巢縣奪金柱關東西梁山各要隘直趨金陵皖撫曾國荃督馬步連營數里以堅木作橋層層疊疊屢卻撲營悍賊尋而陳逆坤書糾眾數百從東壩拖壩出犯金柱關水軍飛

划迎擊賊不得渡乘勝前進復秣陵關江心洲等六要
隘圍逼江甯府駐軍雨花臺無何李逆秀成自蘇州率
十三偽王號稱六十萬圍聚金陵東自方山西至板橋
旂幟如林合攻我軍陸營尤趨重於東西兩隅九月初
一日李逆世賢復自浙東來援急攻後營國荃督軍守
禦四十六日力戰解圍逆眾分路悉遁癸亥李逆竄江
北陷兩浦以通糧道繼陷巢縣以其黨洪春元守進攻
石澗鋪官軍不下竄廬江復竄舒城六合時皖省千里
渺無人烟賊無所得食將竄壽春壽春為苗逆沂踞賊
餓者枕藉於路遂歸金陵夏四月國荃令各軍多備攻
具於是攻破雨花臺偽城拔聚寶門外九石壘剋復江
浦浦口二縣水軍攻克草鞋峽數隘進破九洲洲偽城
江面一律肅清秋七月毀上方橋江東橋諸賊壘九月
疊收東南沿河要隘其近城者曰中和橋曰雙橋門曰
七甕橋稍遠者曰方山土山曰上方門高橋門迤南則
為秣陵關皆金陵外輔也甲子春二月攻克鍾山天保
偽城自我軍得雨花臺而賊之南路斷得江東橋而賊
之西路斷得七甕橋營東門外而東路斷得鍾山扼斷

太平神策二門而圍合矣是時蘇州肅清李逆世賢踞
溧陽其勢已孤後竄福建漳州陳逆炳文踞餘杭汪逆
海洋踞錢塘浙撫左宗棠浙藩蔣益澧以所部湘軍及
喚夷兵先後剋復兩浙上下游郡縣水陸竝下一紮餘
杭一紮九龍山至鳳凰山八十里中連營百餘座賊營
自西湖至餘杭僅有營十餘座不敢開仗死守而已後
杭州收復海洋竄福建又竄廣東自斃金陵自圍合而
糧絕官軍圍益急夏五月二十五日洪逆服毒自盡李
逆以其子福填嗣年十六官軍沿門急攻六月十五日
記名提督歸德鎮總兵李成典督挖地道未時神策門
放倒兩處奮勇衝入諸軍隨之李逆以福填奔清涼山
中路失之我軍生擒李逆十六日金陵克復捷聞曾國
藩國荃等封爵有差其前此規畫諸臣如胡林翼李
續賓續宜江忠源忠濟羅澤南曾國華楨翰多隆阿塔
齊布張國樑程學啟等均加予世職恩蔭而林翼齊
布入祀昭忠祠七月某日磔李逆傳首滋事各直省而
福填以是月伏誅於南昌自是妖氛盡豁兵氣全消矣
嗟夫人事動於下天變感於上粵亂後蚩尤橈槍應時

而見 今上踐阼之年八月朔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
識者知止戈之有日也

咄咄道人曰胡文忠公有言自來遐荒僻壤未嘗無千
夫之長百夫之傑撫而有之即為我用而必不為賊用
古今成事敗事之人必在塵埃草野中用之則為臣僕
棄之則為盜賊其間操縱間不容髮信夫雖然二逆之
出也跳梁江南北者七年以天下全力與之角曾不能
稍挫其鋒及後就擒此一武士縛之耳然則桀鰲可恃
乎夫民即無良貪聲色嗜貨財未有渴飲醜而饑食堇

者粵西處蠻瘴之鄉皆慄悍以劫奪為事故輕不法從
逆至此又無循良吏申明令憲以擗警之禁其強暴懲
其殘蠱安其生業開其正性俾長享耕鑿為盛世氓良
可傷也秀成置囚籠中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
日每日約寫七千字供詞其宛轉求生乞貸一命請招
降江西湖北各賊以贖罪蓋窮而返本怵然於天跼地
踏矣時大功告成行賞受釐戶部左侍郎吳廷棟疏言
萬古之治亂在 朝政百工之敬肆視君心事不貴文
貴其實下不從令從所好又言治亂決于敬肆敬肆根

於喜懼從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驕心已復宦
寺即有乘此喜而貢其諂媚者矣左右即有因此喜而
肆其蒙蔽者矣容悅之臣即有迎此喜而工其諛佞者
矣屏逐之奸即有窺此喜而巧其夤緣者矣諂媚貢則
柄暗竊朦蔽肆則權下移諛佞工則主志惑夤緣巧則
宵小升于是受蠱惑塞聰明惡忠良遠老成從前戒懼
之念一喜敗之此後侈肆之念一喜開之方且矜予智
樂莫違一人肆之于上群小煽之于下流毒蒼生遺禍
社稷稽諸史冊後先一轍推原其端只因一念之因喜

入驕而已軍興以來十餘省億萬生靈慘遭鋒鏑即倡
亂之民莫非朝廷赤子大兵所加盡被誅夷 皇太
后 皇上體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使
萬幾之餘或有一念之肆雖 綸音告誡而羣臣第
奉為故事多方且視為具文積習相沿徒為粉飾將仍
安於怠惰廢弛矣是非堅定刻苦持之以恆積數十年
之恭儉敬養有未易培 國脈復元氣者矣奉 上諭
着交宏德殿用資觀覽

皖豫捻匪

道光季年河南旱饑迨咸豐初河決豐北徙堂邑其間
粵逆北犯豐縣大捷阜城蕩平零星殘寇遂挾水旱流
民滙而為捻捻者控也不逞之徒聚控成羣出而劫掠
俗呼捻子各聚其處每年春仲秋季兩次出巢始為患
於河南之祥符陳留杞縣蘭儀尉氏洧川新鄭密縣禹
州淮甯商水襄城臨潁項城鹿邑柏城睢州汝陽正陽
上蔡西平遂平確山汝州魯山寶豐南召裕州葉縣舞陽
三十州縣焚掠村庄不取城池故所過之處無一兵一

卒與之接戰任其飽載而歸縱橫不知去向戊午己未
間豫捻張落刑龔瞎子與粵逆合號稱百萬以蒙城霍
邱宿州壽州為老巢恣意出沒颺忽非常西而關汧東
而齊魯南而樊襄北而畿輔蓋河南之生聚已空不能
不轉而他顧粵逆於是嫉其分擾以掣我軍前驅以助
其勢庚申正月有旨以京堂袁甲三侍郎勝保專勦
安徽河南之匪復派都統德楞額赴山東督辦總兵田
在田副之俾各有專責而是月二十八日捻陷清江浦
河督庚長退保淮城運使銜淮海道吳葆晉陣亡署宿
南通判沈鴻罵賊被害分股撲淮城邊馬順運河西隄
薄寶應而下邊馬者捻傳偽令整行其名曰裝旂臨行
以賊馬前驅名曰邊馬也嗣各路會勦竄宿遷睢甯分
兩路歸巢蓋李逆秀成將犯蘇杭喉使內擾清淮以分
江皖兵力也辛酉二月捻首龔瞎子帶捻五萬餘人撲
擾湖北羅田之松子關楚軍截擊之陣斬龔瞎子時陳
逆玉成欲援安慶喉使侵軼楚境以張羽翼以搗腹心
也六月竄兗州攻魚臺幾匝月陷曲阜孔陵橫遭毀
壞已而親王僧格林沁兵至去之同治元年壬戌三

月粵逆陳得才率黨三萬餘人糾合捻匪孫光危陳大
濤二股約二萬餘人由河陽唐縣直逼河南南陽府巡
撫鄭元善督師許州遂遁蓋楚軍時攻廬州此又玉成
秀成之故智也既而玉成擒戮陳逆得才與其黨遂巡
陝楚間復於南陽糾陳大濤一股於浙川糾張聰愚一
股竝勾結盧氏縣張落刑一股襲荆紫關官軍擊退竄
陷隨州分為兩股一陷京山一陷應城均為官軍勦遁
河南已而復犯楚邊竄入西境陷興安府新舊二縣時
壬戌十二月也癸亥正月官軍收復捻首各自為股各

有逆首以蒙臺之張落刑為巨擘受粵逆封擾害楚豫
江皖荼毒生靈較各捻首尤為稔惡 欽差大臣科爾
沁多爾嵩台親王僧王自盪平北犯逆衆總統東三盟
及馬步各隊專勦捻匪大小數百戰遂次剷除時在蒙
毫一帶勦辦適張落刑等屬集尹家溝意圖竄突二月
初一日僧王派翼長舒通額蘇克金等馳往圍攻逆衆
拚死出撲向東南竄侍郎國瑞帶托倫布等馬步進攻
雒河集尹家溝賊巢全行平毀搜捕各捻正法捻首李
邦勤等赴宿州知州英翰行營投誠願計將張落刑並

其子濬義子王碗兒誘護解送大營得旨張落刑極
刑處死張濬王碗兒一併正法傳首被擾各處天下快
之陝西髮捻各逆自正月由興安分竄二月陷紫陽旋
撲漢陰廳石泉縣八月合竄漢中府旁擾城固縣府縣
俱陷而陳逆得才以金陵圍急洪逆遣謀約令回援甲
子正月陳逆率各路逆黨東下大糾皖豫各捻令同竄
楚邊議於河南南陽湖北襄陽會齊合股下竄時皖捻
王庭幹為一股及苗沛霖餘黨苗添馨等先於上年竄
湖北隨州之小林店天河口等處豫捻陳大喜一股趨

與之會約衆十餘萬竄入棗陽楚軍分勦被圍於霸山
四月欽差大臣官文出省督師水陸合擊於棗陽僧
邱勦辦張聰愚一股由河南之鄧州新野入棗陽縣境
霸山解圍捻竄襄樊與漢南粵匪合五月以後逆衆益
集分擾京山天門應城各縣境並踞皂角市等鎮官軍
截勦始南竄至孝感雲夢一帶護軍統領舒保陣亡經
官軍層節掃蕩七月捻逆屯麻城陳逆等屯白果官軍
攻急先後竄擾蘄水蘄州廣濟僧邱自上巴河與欽
差大臣會商合勦安徽巡撫喬松年督軍分扼英山霍

山六安州疊敗羣逆時金陵尅復無巢可歸我兵三省
會勦極嚴無路再遁崩角稽首乞撫乞降先後遣散者
不下十餘萬人陳逆窮蹙服毒身亾驗明判戮所遺髮
逆隨擒匪竄回河南蓋鬚髮粵逆悉歸於擒矣奎底游
魂遽行猖獗乙丑四月僧郇追賊曹州官軍奔潰寅夜
突圍孤軍無助力竭捐軀自是擒蓋跳梁兗豫間丙寅自豫竄鄂迭
經江督曾國藩 欽差大臣湖督李鴻章督飭湘淮各
軍勦辦而稔方游弋於鄂之黃麻隨棗豫之南陽信羅
縱橫馳逐丁卯五月遂長驅入豫歷華縣襄城許州蘭

儀直竄至山東由鄆趨壽張一帶直撲運河奔竄太安
甯陽逼近燕臺 上怒東撫丁寶楨鄂撫曾國荃豫撫
李鶴年俱摘去頂戴李鴻章帶罪立功斬防河提督以
下數十人冬十月直隸提督劉銘傳擊賊壽光斬偽魯
王任柱餘衆驚駭狂奔江蘇宿遷等境竄過六塘河左
鹽河老壩一帶盤踞焚掠漁溝以北等村經漕督張之
萬派總兵張從龍等分別追殺迭有斬擒淮陽徐海一
律肅清紅旂報捷 上喜李鴻章張之萬等賞賚有差
東撫丁寶楨等所有處分悉予開復仍加 懋賞此六

年十二月勦辦之一局也是為南稔類汶洗係粵逆餘

十餘年金陵魁後後糾合捻逆竄擾陝鄂豫東江皖各省

省迭肆猖獗前官軍奏稱于山東壽光等處被勒窮追

在瀛河落水淹斃此次臨陣生擒蓋孫敬之獲洛中大

笑自古然矣偽衛王李允亦粵匪也降於皖撫英翰就

法正其東捻之竄陝西者與回部互相勾結迭擾西安

鳳州乾州一帶九月陝督恪靖伯左宗棠自樊城駐潼

關賊紛竄至渭北及邠長汧隴間冬由同州之水縣竄

入北山歷廊延攻陷綏德越葭州吳堡以北接連神木

一帶勢欲徑趨黃河圖犯晉境晉境河防自保德州至

蒲州府以河曲保德吉州鄉寧等處最要河保接連陝

西之府谷神木一帶吉鄉接連陝西之宜州韓城一帶

十一月賊至宜州自吉州七都窩翻山而下猛撲水橋

官軍不能守賊陷吉州復陷鄉寧分為兩股一股由鄉

寧三官谷趨向平陽一股由河津之西磴口撲入稷山

擾及絳州太平襄陵北趨平陽洪洞官軍扼守孝義縣

所屬兑九谷及韓侯嶺以顧省城門戶而賊於十二月

初五日復合大股直撲趙城之老黑達等三十餘村值

老湘營劉松山卓勝營郭寶昌自由沃北趨洪洞繞前

截擊賊遂回竄平陽城外經官軍夾擊賊復由北而南

趨太平曲沃翼城及絳州聞喜絳縣一帶竄陷垣曲文
武死之戊辰正月初十日賊全股皆出封門口入河南
境震及畿輔山西巡撫趙長齡臬司陳湜俱得嚴譴時
左恪靖駐軍黃河西岸老湘營卓勝營兩軍間道由豫
追至直隸星夜兼程繞越賊前十六日賊竄清苑都中
戒嚴於是官文李鴻章李鶴年均奉 嚴旨申飭各得
處分而左宗棠以督師馳援 賞加勤王七省經畧銜
扼於真定自夏阻秋賊不得逞各路官軍遂合圍於黃
連之間七月初二日張聰愚渡河淹斃餘衆悉降紅旂

報捷蓋自成豐三年以後東捻南捻出沒兗豫沿徐蔓
延幽并竄擾秦楚者十五年云

咄咄道人曰丙辰余行曹濮間有戒心焉其時北犯之
賊已殲東捻南捻之名未起而公車之被劫者是處皆
有蓋饑饉餘生其弱者填溝壑其强者起推埋矣嗟夫
陰陽之患水旱之災何世無之嗷嗷百萬之衆撫循賙
恤有司既盡失其事宜轉徙流移姦宄遂乘機以嘯聚
古今禍變所從來矣夫在上者以養人為職分能養者
為仁不能養者為暴人饑餓則必不畏死苟悅不云乎

人不樂生不可齊之以法蘇軾不云乎賒死之與忍饑
等耳乃者東南郡縣大亂初夷吾願當局者三復其言
也徐樹人中丞言擒匪偏脅之慘有不忍言者括其資
糧毀其農器不從則焚其室廬再不從則拘其妻孥或
以刃加頸且令視其子女以次殺害仍不從即裸其婦
女將淫之富貴良善之家無可如何而勉從焉乃以所
奪之車馬載其全家而歸巢久則甘為賊黨偷生旦夕
婦女誓死不從罵賊不絕者以刀刺其脣腮鱗傷而死
乃取其簪珥靴履等物卷懷而去輾轉溝壑不知姓氏

湮沒無聞者不知凡幾賊首亦或禁止奸淫其匪夥以
自戴之帽蒙女之首以自穿之衣裹女之身車載幼女
及笄販買取重價名曰果肚子猶云花籃也有求贖子
女者以馬易之殷實父老倒懸於梁以火炙其脇問資
財寄頓之所有販烟土者索之不得鋸其兩臂復鋸其
頂腦兩分而死入人家逼婦女服役甚令侍枕席卒殺
其夫男而逸或將年老婦女兩人相背結其髮懸之樑
間而去嗚乎人有天性擄脅如是是癩狗也蓋天性亾
矣粵逆之初出也潯州所屬四縣居民房屋無有存者

然則後之所謂老賊皆承平時耕田鑿井之良民也
彼之生於天地父母不幸與賊同時為所擄脅久且自
忘於是賊衆輒至數十萬不止此數十萬衆孰非我
朝赤子乎渠魁有幾畏死偷生者則不知其數矣嗚乎
芸芸者何不幸而為今之民也明熊汝霖曰四鎮以殺
掠稱伯百姓頭顱何辜而為此輩功名地乎且即捻首
特民之橫者耳其初亦不過強借強搶如蜀中所謂佑
吃佑借不至如此荼毒治之不得其法或以用重典為
辭甚至不分良莠焚戮而激成之而猶曰劫數使然嗚

乎劫由人造天何心哉自來兵端之起皆由於吏治之
不修叛民之多半激於給求之莫遂今之牧令晏然處
於民上而敦勸不事疾苦固聞徒剝民脂膏侈以自奉
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諉之幕友凡官與民交接之事諉
之門丁案牘積壓而官以為小事也奸宄窠藏而官以
為小賊也夫州縣之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今日之小賊
即異日之大賊厝火積薪而徂於因循巧於推諉唯上
官喜怒缺分肥瘠之是圖於是桀驁者有輕之之心懦
弱者有懟之之心輕之則敢於作亂懟之則忍於從逆

乘間抵隙依草附木蠡然而起而始猶諱飾其事為文
過之謀繼復張大其詞為邀功之地小之禍被一鄉一
邑而雞犬皆空大之禍延數省數年而滄桑頓變彼始
禍者雖寸磔不足蔽辜乃或受薄譴或且抽身事外嗚
乎天下事尚可問乎猶憶往者隨侍晉江時值湖州有
收漕之變晉江令某浙人也為余覩述其事以為災未
幾某赴鄉辦案一富民新成室延而館之豔其富誣為
盜鄉人大怒繫之廁中比湖州某守受侮尤酷後此鄉
焚勦丁壯逃入深山癸丑漳浦滋事遂起而響應粵匪

擒匪率由此矣擒匪自粵匪而生合粵匪而熾若後之
擒匪則皆鬚髮之粵匪也兩越河防疊驚畿輔又越四
年甫克平之嗚乎凡百君子泄泄沓沓釀成禍亂為
兩朝宵旰憂繼自今其亦有創深痛鉅之思乎謝枚如
曰人才極難得時事又極難為方今人或以為安矣治
矣鄙見直以為禍亂方殷西北之隱憂十倍於東南洪
楊諸逆雖凶燄滔天猶是手足之疾今雖晏然無事然
僕以為有腹心之患焉一旦潰決其有關性命豈淺鮮
哉嗟不恤緯杞人憂天明知名位不稱然而同此血氣

即同此尊親范文正豈真異人哉賈生云天下之患疲
癰腫腫僕以為今日之患門面二字盡之矣官何必如
此之多而士之多更有甚矣取者不知何以取得者不
知何以得今日為庸惡陋劣之士異日即為庸惡陋劣
之官是聚無數患得患失鄙夫以悞國殃民也竊謂地
方之官府縣足矣治兵之官或督或撫足矣內而卿寺
外而司道皆可去也漢世循良最多然外官至尊止於
二千石顧亭林有言後世减小官添大官巡檢去而巡
撫來矣究之巡撫所辦之事未必遽勝於巡檢其居尊

處優一切蔽民則百倍十倍於巡檢矣至哉言乎至於
士則慎取勤教及額足矣乃增矣附矣而今又加之廣
之古者四民各有執業否則謂之游民惰民竊謂今之
居四民之首者其與游惰之民相去幾何哉然而今之為
官與士者亦甚苦矣資生之路窮則志趣不能不濁嗜
利之計熟則品行又不得不卑士習官方相表裏滔滔
者誠不知所屆矣

